寻找志愿军老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达

虽然正值盛夏，39岁的赵波已经开始为寒冷的冬天作准备。

作为“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的发起人之一，他和志愿者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联系厂家、制订方案，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们定做过冬的棉服。

赵波的另一个身份是演员。2016年，他参演的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电视剧《三八线》上映，这部“让一帮男人流着泪”拍完的电视剧让剧组很多演员第一次接触到志愿军老兵这个群体，“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也由此诞生。

4年时间里，这个最初由17名志愿者发起的民间公益组织不断壮大，共寻访到2400多位抗美援朝老兵，记录他们的故事，为他们送去专门制作的荣誉纪念章。

寻访过程中，志愿者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和时间赛跑”：时光荏苒，昔日在异国他乡英勇作战的战士如今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寻访到的最年轻的老兵也已85岁高龄。4年里，他们听到了许多动人心魄的战斗故事，也收到不少“老兵归队”的悲伤消息。

“很多事情我们得抓紧，因为留给老英雄们的时间不多了。”赵波说。

一

“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的成立，源自一次自发的志愿军老兵走访活动。

2016年6月21日，电视剧《三八线》播出结束后，正在横店拍戏的赵波和剧中另一名演员姚增强决定去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看望志愿军老兵，“去看看活历史、活英雄。”

那次走访，他们从平原一路往山里走，共看望了8位老兵。耄耋之年的老兵生活水平参差不齐，走到最后一位老兵陈可来的家中时，90多岁的老人住在还没有装修的毛坯房中，“像工地一样”，简陋的条件让两人心里一阵难受。

赵波用手机拍了视频，发到《三八线》演职人员群中，立即有不少人发私信给他表示愿意捐款，但赵波希望更进一步，“就我们几个人，能帮到多少老兵呢？”

他建议成立一个公益组织，寻访更多的抗美援朝老兵，“为衣食无忧的老人送去慰藉，为生活困难的老人送去温暖。”在大家的热烈响应声中，“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呱呱坠地。

演员常获记得，筹备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正在广西拍戏的他坐飞机赶到横店，和大家讨论成立细节。演员王放和爱人焦硕熬了几夜，设计出一枚由五角星、国旗、步枪和飘带组成的纪念章，正面刻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字样，背面计划刻上老兵姓名、部队番号和全国统一编号。

“我们想让老英雄们知道，这些后来的年轻人没有忘记他们。”赵波说。

“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帮老兵陈可来修缮房屋。十几名《三八线》演职人员凑齐资金，联合当地志愿者为陈可来的毛坯房铺水泥地面、刮腻子、装防盗门和铝合金窗户。新安装的灯一打开，老人的屋子里亮堂了许多。

从此，越来越多的抗美援朝老兵开始走进志愿者们的视野，其中就包括重庆市忠县双桂镇的志愿军老战士古臣坤。

1950年，19岁的古臣坤和恋人何光英定下亲事，还没举办婚礼就参加了志愿军，在战场上不幸负伤，下半身瘫痪。何光英不离不弃，悉心照顾古臣坤60多年，老两口的爱情在当地被传为一段佳话。

2016年夏天，“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通过当地志愿者了解到，古臣坤老人一直有个愿望——为老伴儿补办一场婚礼。了解情况后，当地人武部想帮老人实现心愿，志愿者们也决定参与进来。

10月25日，抗美援朝纪念日当天，这场迟到66年的婚礼在两位老人家中举行。志愿者们送去了医疗升降床、衣柜、DVD机和一套《三八线》光盘。姚增强特地飞到重庆参加婚礼，因工作无法到场的演员也录制了祝福视频。

婚礼现场，在亲朋的鼓动下，穿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的古臣坤对何光英说：“老伴儿，我爱你。”82岁的何光英捂着脸羞涩地笑，一对白发新人双手紧握在一起，完成了多年来的心愿。

举办婚礼1年多后，古臣坤在何光英的怀里安详离世。“我们很幸运，能够在古爷爷‘归队’前帮他完成心愿，让他没有遗憾。”赵波说。

二

随着时间推移，“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寻访到的老兵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赵波发现他们身边的志愿者也越来越多。

2016年，常获回四川探亲时寻访到一位88岁的老兵汪成江，老人当年是志愿军20军炮兵团的一名战士。由于年事已高，汪成江的牙口不太好，常获带他去做假牙时，诊所牙医汪刚听说老人的事迹后当场表示免费制作假牙，并申请加入“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如今，汪刚已成为四川地区的一名骨干志愿者。

“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的志愿者遍布全国各地，平时很少见面，但一有活动就踊跃参与，积极性很高，陕西地区的骨干志愿者黄军平就是其中之一。

1953年，黄军平的二伯、志愿军1军7师20团1连战士黄建国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由于二伯牺牲时没有成家，刚出生不久的黄军平就由爷爷做主过继到了黄建国名下，这让他从小就有一种使命感，“一定要去朝鲜寻找二伯。”

2016年8月，得知朝鲜开放位于开城和安州的两座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后，他立即前往拜谒。在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他看到一面二三十米长的英名墙，“墙上密密麻麻写着姓名，每个名字都是一位烈士。”

虽然没有找到二伯的名字，但黄军平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宣读祭文时，他在人群中放声大哭，“在我痛哭的时候，感觉整个烈士陵园都是自己的亲人。”

随后，黄军平在英名墙前献上鲜花，在每座合葬墓前敬烟、祭拜。最后，他拿出手机拍下英名墙上的姓名，回国整理后发布在网上，希望为这些牺牲在异国他乡的烈士找到亲人。

这份点击量达数十万的烈士名单引起了“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的关注。2017年4月，在赵波的邀请下，黄军平加入了这个“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公益组织，从此既为烈士寻亲，也寻找健在的抗美援朝老兵。

走访中，他从老兵们口中得知了更多当年战场上的情况。一次，他意外发现了一位和二伯同属20团的老兵。据老人回忆，当年20团的战士们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上战场前已经挖好了墓穴。”一场激战过后，活着的人掩埋好牺牲战友的遗体，擦干眼泪继续前进。

走访途中听到的故事让黄军平更加坚定了寻找志愿军老兵的决心，“我从内心敬佩志愿军官兵，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多年间，为了了解二伯牺牲的具体情况，农民出身的黄军平学会了上网、使用打印机。加入“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后，他又主动承担起了为全国老兵邮寄纪念章的工作。有时，他要负责上百枚纪念章的检查、核对、邮寄，一个人做不过来就拉家人和朋友一起帮忙。

目前，他已经为150多位陕西籍烈士找到了亲人，也走访了20多位健在的老兵。“我一辈子就做了这一件事儿。”黄军平说，他打算继续做下去，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值得的事儿。”

三

在走访过程中，志愿军老兵最兴奋的时刻，就是戴上那枚刻着姓名、部队番号和全国统一编号的专属纪念章。

2019年10月，志愿者曙笑华（右）在看望志愿军老兵初宝进时听老人讲述当年的故事，并向老人展示当年战场上的照片。 袁燕利/摄

2019年4月6日，来自浙江、陕西、辽宁的志愿者看望老兵蒋庆泉（右）。 樊洪波/摄

2017年11月19日，志愿者郭蕊（左）看望志愿军老兵程文友，和老兵一起包饺子。 樊洪波/摄

志愿军老兵崔洪锡在‘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旗帜上签名。 袁燕利/摄

根据志愿者们的描述，有的老兵看到纪念章时“眼前一亮”，指着纪念章背面说，“是，是我的部队！”有的老兵在志愿者为其佩戴纪念章时一直举着手颤巍巍地敬礼。

“很多老兵拿到纪念章时热泪盈眶，回忆起当年的种种经历。”赵波觉得，对老兵来说，纪念章代表着荣誉，也意味着虽然时隔多年，但他们并没有被遗忘。

这枚小小的纪念章也让58岁的贵州志愿者张林和“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相遇。张林的父亲和公公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从小听着战斗故事长大。随着父辈们日渐老去，她觉得“要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逐渐萌生了走访当地抗美援朝老兵的想法。

由于平时事务缠身，张林原本打算退休后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但身边几位朋友的老兵父亲相继去世，让她“有了一种紧迫感”。

2016年，她从单位一把手的位置提前退休，开始走访家乡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志愿军老兵，一出去就是一两个星期，白天走访，晚上住在招待所或者小旅馆里。虽然很累，但她不敢停下来，有好多次“一跨进门，人家叹了一口气，说老人前几天去世了”，这成了她最遗憾的事情。

一年后，丈夫看她太累，也从单位提前退休，加入寻找老兵的行列。4年里，他们走遍了全州16个县市，一共走访1129位志愿军老兵，为每位老兵拍摄制作了一张18寸军礼照，同时以县市为单位为老兵制作系列画册《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今年3月，张林在走访一位老兵时发现了那枚特制的纪念章，立即和“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取得联系。“知道有这么一群人在做相同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很欣慰，也很温暖。”她说。

“胜利会师”后，她第一时间为1000多位老兵申请了纪念章。赵波得知消息后非常兴奋：“一下找到这么多老兵，我们求之不得！”志愿者们凑够了钱，厂家加班赶制，张林协调寄送，很快将这批纪念章送到了老兵手中。

4年里，张林曾多次被这些志愿军老兵感动。当她寻找到一位叫郭城的老兵时，老人家已经病入膏肓，无法交流。得知老兵当年是在战场上火线入党后，她拿出一本党章问他是否还认识，没想到躺在床上的老人情绪激动，用微弱的声音反复说：“我是党员，我是党员！”

她还曾看望过一位残疾老兵黄世明，老人当年是一名重机枪手，一只手在战斗中被炮弹炸断。回国后，他靠着一只手开荒种地，“用断臂夹着木柄，另一只手抓着锄头锄地”，独自一人把3个女儿拉扯大。

黄世明讲得云淡风轻，但张林却听得红了眼眶。“没有一个老兵抱怨自己的生活。”她觉得，这些志愿军老兵的英雄事迹应该被铭记，他们的家国情怀、他们不屈不挠的生活态度也值得年轻人学习、思考。

四

在山东省烟台市，志愿者曙笑华也在记录志愿军老兵的故事。退休前，她是一名资深记者，曙笑华的父亲曙光是一位抗美援朝老兵，曾任9兵团27军94师炮团团长兼政委。这让她对抗美援朝战争格外关注。近几年，在寻找和探望志愿军老兵的同时，她也在对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进行抢救式的采访。

曙笑华先后寻访、看望了100多位老兵，包括侦察兵、通信兵、铁道兵等，对每一位老兵的故事如数家珍。有的老兵听力不好，曙笑华就用纸笔和他们交流。

走访中，曙笑华亲眼目睹了战争给老兵们留下的创伤。她曾经看望过98岁的老兵初宝进，老人参加过长津湖战役，在战斗中右脚趾头全被炸掉，身体严重冻伤。聊天时，老人脱掉袜子，“那脚像是鞋厂里的鞋楦”，毫无生机地垂在炕沿，让她“近距离感受到长津湖的极寒”。

在朝鲜度过的寒冬至今仍让许多老兵记忆犹新。曙笑华的父亲回国时“满口的牙都冻掉了”。91岁的老兵丁信福说，“我的茶缸晚上装了水没倒出来，早上一看，冻裂了。战士们都在雪坑里蹲着，穿什么都不顶用。”

赵波在拍摄《三八线》时曾体会过这种寒冷。他饰演的六班长带领全班在雪地里执行潜伏任务，最后全部冻死在阵地上，牺牲时仍保持着准备战斗的姿势。赵波记得，那场戏拍了6个小时，最后“整个人止不住地抖”，肩膀几乎冻僵了，好几个月没有缓过来。

“真不知道当年志愿军‘冰雕连’的战士是怎么度过那个夜晚的。”他不禁感慨。

当年，面对武器精良、后勤保障充分的“联合国军”，志愿军官兵凭借顽强的意志取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曙笑华至今仍能从老兵的描述中感受到那份震撼。

她曾问93岁的老兵滕明堂在战场上怕不怕，老兵的回答洪亮有力：“不怕！当兵还有怕死的？怕死就别当兵！”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另一位老兵王执梅说：“任务比命还要金贵！”

相反，谈起当年的对手，老兵们往往嗤之以鼻。张林的公公、铁道兵龙成福回忆，一次他们抓到了一个被炮兵打下来的美军飞行员，这个俘虏立即交出一份用5种文字统一印制的投降书，让他和战友们非常惊讶：“这些鬼子，还没上战场就先准备好了投降书，他们不败才怪！”

93岁的老兵魏健曾讲过一个故事，让曙笑华感动不已：“有一位名叫杨永生的小伙子对我说，指导员，什么是幸福？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完成任务就是幸福。”

“每次听这些老兵讲当年的经历，我们都感动着、收获着、成长着。”曙笑华觉得，“其实受益最大的是我们。”

听到这些故事，赵波也感慨良多。“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一群人，其他国家都不敢小看你。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把这群人当成偶像，那么这个民族一定是有希望的。”而这也是他和同仁们做“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的初衷之一。

让他欣慰的是，如今“志愿军老兵帮扶计划”团队中有很多90后志愿者，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和领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到一起，寻访、记录志愿军老兵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赵波经常跟这些年轻的志愿者们分享一句话：“当我们年华老去、子孙满堂的时候，我们可以骄傲地跟孩子们说一句：我们不是英雄，但我们曾经离英雄很近。”

欧洲国家意欲重新振兴海军

□ 王 鹏

6月22日，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称，随着美国日益将重点放在亚洲，以及北约内部关系紧张，欧洲开始认真对待扩充军力和重新具备自己曾经拥有的高端能力。欧洲国家正在考量以自己的安全需求为依据，建设一支能够独立于美国及北约体制之外的欧洲海军。

长期以来，欧洲国家海军始终是与北约国家海军绑定在一起，即北约一直依靠美国海军作为其海上力量的核心，欧洲北约成员国的各国海军则充当增援和支援力量。在后冷战时代，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受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的影响，欧洲各国海军一直把焦点放在反恐、反海盗等低端任务上，欧洲海上力量呈现出了“质量”与“数量”上的整体下滑。

早在2017年，新美国安全中心进行的一项研究就发现，欧洲的海上作战力量约为冷战高峰期的一半。在1995年时，欧洲共有约100艘护卫舰，12年后只剩下51艘。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也认为，与亚洲国家海上力量不断壮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国家海军的实力逐渐衰落，以至于整个欧洲国家的海军加起来竟然都比不上美国海军。

这一点在英国皇家海军与德国海军中体现尤为明显。与1982年马岛战争时期相比，现在的英国皇家海军舰队规模已经缩水了一半，作战舰艇在1980年为50艘，1988年为32艘，2010年则降至19艘。英国《太阳报》曾经报道称，英国皇家海军已经衰落到无法应对伊朗在海湾地区发出的威胁。德国海军由于长期缺少经费，导致现役海上主战装备的维护都存在问题。2017年12月，德国海军甚至出现了6艘潜艇全部故障无法出航的窘境。

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开始考虑“重新振兴海军”，由应对低端战争转为应对高端战争。这一方面是受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影响，迫使欧洲国家在海上不得不更多依靠自己。另一方面是欧洲自己的觉醒使得欧洲各国普遍开始自主考虑海上安全问题。2018年10月在法国巴黎举办的第30届欧洲海军展暨欧洲高级海军指挥官会议期间，德国海军副司令雷纳·布林克曼中将认为：“目前，后冷战时代所带来的世界局势和平发展的红利即将消失，马上会迎来一个充满威胁的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主要国家海军开始寻求重新“振兴”。作为老牌欧洲海军强国的英国与法国当仁不让走在前列。2019年11月，英国海军大臣、海军上将托尼·拉达金在伦敦军警防务展览会上表示，皇家海军将“重新起航”，建成一支“褪去旧容颜、拥抱新技术”的全球型海上打击力量。其中包括：以“无畏”级核潜艇为支撑建立战略核打击力量、以“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为核心组建新一代航空战斗群，以外骨骼、激光枪和全息侦察装备为标配打造“第五代陆战队”。

法国海军更是以建造和装备大型水面作战舰艇为主要标志重振海上力量。6月1日，法国海军新一代航母“PA2”项目在圣纳泽尔大西洋造船厂举行了切割第一块钢板的开工仪式。该项目所建航母排水量将达6万吨，特别是在使用新一代中型压水反应堆后，预计航速最高可达30节。按照法国海军的设想，其将作为未来法国海军的旗舰。

欧洲各国在重振海军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发挥欧洲整体的资源优势。6月18日，法国海军新闻网报道称，在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新欧洲防务工业发展计划中，有两个海军领域的项目被列入其中。一是为海上监视系统提供升级支持的DECISMAR项目。该项目由7个欧洲国家的12家公司参与，总计耗资780万欧元；二是为下一代海军平台关键技术研究提供支持的“海上防御”项目。该项目由8个欧洲国家的12家公司参与，总计耗资1580万欧元。

这些项目涉及的关键技术涉及舰船的低可探测性、对现代水面和水下威胁的高生存能力、极端气象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以及高度的自主性与自动化程度，无不体现着欧洲国家应对高端战争的技术考虑。同时，这些项目计划的制订与实施表明，欧洲国家在海上力量的技术研发、装备研制中将采取“抱团取暖”的方式，以共同利益为基点，寻求开发共同方案，意在打造同一支海上力量。

但即便如此，欧洲海军“重振雄风”也不会一帆风顺，要完成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位于德国基尔的海事战略与安全中心负责人塞巴斯蒂安·布伦斯表示，军力设计所需的长研制周期的副作用就是，2014年以前设计、正陆续入役的舰船已不适合高端作战。比如2019年入役的德国“巴登-符腾堡”级护卫舰虽然排水量达到7200吨，但由于设计用于完成低端任务，导致其在测试时就曾被德国海军以存在“难以接受的软硬件方面重大缺陷”为由退回到造船厂进行改进。

由此可见，欧洲海军的转型与重新振兴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成的，它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调整，才能真正落实到与之相适应的武器装备上。同时，对欧洲国家来讲，海军作为动态性极强的战略力量，更为复杂和艰难的则是战略任务与作战运用上的转型与调整。

（作者单位：空军工程大学）

不在胜利日举行的胜利日阅兵

□ 李大鹏

6月24日，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盛大阅兵式。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有1.4万名官兵、234件地面装备和75架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参加了红场阅兵。

此次阅兵，按照惯例本应于5月9日“胜利日”举行，但因疫情推迟，不过，其总体规模并不弱于往届。虽然受疫情影响，全俄14个城市的阅兵计划被取消，但仍有多个城市同步举行了规模不等的阅兵式，共计6.4万名俄军官兵参加。

此次红场阅兵，也可视为俄罗斯抗疫的转折点。6月中旬，全俄确诊人数超过60万，但每日新增人数已趋平稳。阅兵的前一天，即6月23日，莫斯科市政府全面开放了餐饮、文化和体育等场所，但建议市民在家通过电视观看阅兵。

选择6月24日举行今年的胜利日阅兵，并非偶然，而是大有深意。

1945年6月24日，伟大卫国战争刚刚结束，苏联在红场举行了庆祝胜利的盛大阅兵式。普京称之为“传奇般的，气势磅礴的，历史上空前绝后，像一场善良战胜邪恶、和平战胜战争、生机战胜死亡的狂欢”。当时，朱可夫元帅骑白色战马，在红场上检阅横扫欧洲归来的部队。苏联红军兵威之盛，举世震撼，威慑了潜在对手，团结了国际朋友，鼓舞了国内人民。

战争结束后不久，盟友就变为对手。苏联取得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展现了强大的国力军力和战争潜力。西方认为其持续数百年的世界霸权遭到挑战，这也是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开启的根本动因。

历史是如此相似。近些年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以及欧洲地缘政治形势，似乎回到了75年前，即重归“对抗”基调。

俄罗斯与美国和欧洲，在度过了俄罗斯建国后10余年的蜜月期和缓和期后，以2008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为转折点，双方关系开始恶化，并因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和乌克兰东部地区问题正式“撕破脸”。

目前，俄罗斯与美国、北约的关系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低谷，用“新冷战”一词描述也不为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实施政治、经济、外交、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制裁，在邻近俄西部边界的波罗的海地区和邻近俄南部边界的黑海地区，持续加强兵力部署、海空侦察和军事演习，并在叙利亚战场上大打代理人战争，随时存在与俄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胜利日阅兵才显得格外引人关注。今年的红场阅兵式上，俄军代表性武器悉数登场。尽管多数武器装备并非首次受阅，但应注意到，其中多数装备都在叙利亚战场部署并得到实战检验。在阅兵式上亮相的除了卫国战争的功勋T-34坦克，还有作为战略威慑基石的“亚尔斯”机动型弹道导弹，为北极战场环境量身打造的“道尔M2DT”防空系统，挂载“匕首”高超声速导弹的米格-31K截击机，以及在叙利亚战场上战绩瞩目的“铠甲-S1”防空系统和“龙卷风”多管火箭炮系统，新一代武器装备苏-57隐身战机和T-14主战坦克，抗衡北约导弹防御系统的“伊斯坎德尔-M”战役战术导弹。阅兵式上展示的象征“75周年”的由75架飞机组成的庞大机群，包括了图-160、图-95、图-22M轰炸机以及苏-30、苏-35等战斗机和多型直升机。

更值得关注的是，受阅的俄军官兵中，相当部分已具备实战经验。训练不能替代实战，实战是最好的训练。在叙利亚战场上，俄军采取“轮战制”，目的是尽可能使全军官兵都能够获得实战经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2019年年底召开的国防部扩大会议上称，俄军中，90%的飞行员、56%的防空部队、61%的舰队官兵、98%的军事警察和78%的工程兵，都已在叙利亚战场上获得了战斗经验。

红场阅兵，既是俄罗斯国家综合实力的展示，也使阅兵式自身成为俄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俄罗斯来说，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社会发展，“两手都要抓”，这其中精神因素不可缺少。俄罗斯作为苏联的“法定继承人”，建国后开始艰难的重建，目前已恢复了其全球性影响力，并在欧亚地缘事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随着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气质也在发生变化，表现得更自信、更开放、更乐观、更坦然。在此历史进程中，红场阅兵持续举行，作用不可替代。

今年的胜利日阅兵，因疫情原因推迟，推迟但不取消，足以说明胜利日阅兵的重大意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家纪念日，也是俄罗斯民众最喜爱的节日。通过胜利日阅兵，具有对内对外的双重意义：铭记战争历史，展示军事实力，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国家认同，扩大国际影响。

红场阅兵也是一场舆论战和心理战。反击西方歪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真相，已成为近些年来普京红场阅兵讲话不变的主题。普京在今年红场阅兵式上的讲话中称，“（苏联红军）为欧洲的自由付出了无可替代的代价。战争主要的、真实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正基于此。我们必须捍卫和坚守它，将它传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与之相呼应，阅兵前一周的6月18日，普京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署名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75周年的实际教训》，对二战历史尤其是战争起因进行了回顾和剖析，有力批驳了西方的历史修正主义。

应指出的是，恰恰是在一些曾经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华约国家，虽然也饱受德国法西斯蹂躏，但历史修正主义却在这些国家大行其道。究其原因，一是这些新加入或希望加入北约的国家需要迎合西方反俄的政治需要，二是“去俄罗斯化”被这些国家当局视为巩固国家独立的必要手段。比较而言，前者是主要因素，实际上，出现歪曲二战历史真相的情况，也是俄美和俄北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这些国家“选边站”的结果。